

靖
節
先
生
集

靖節先生集卷之一

安化陶澍集注

詩四言

李注劉後村曰四言自曹氏父子王仲宣陸士衡後惟陶公最高停雲榮木等篇殆突過建安矣又曰四言尤難以三百五篇在前故也○凡云李注者李公煥本云何注者何孟春本又湯注者宋湯文清公漢其本不可得僅散見於李何二本云吳注者吳瞻泰本餘俱倣此

停雲并序○四言各題下湯本焦本俱有一首二字汲古閣本無一首二字不分章李何諸本分章今從之○李注高元之曰以停雲名篇乃周詩六義二曰賦四曰興之遺義也何注停雲注者二字宜移至第二句而
不散之意

湯本既為吳塞刊者不應云不可得當是文教未免吳刻時初稿未及審定付刻遂忘校出擬附湯行之又當改云且爲注者二字宜移至第二句而
不散之意

停雲思親友也。樽湛新醪。

各本如此。休陽程氏梓本作樽。

酒新湛李注。湛讀曰沉。

園列初榮願言不從歎息彌

襟。

靄靄停雲濛濛時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查慎行曰。起四

句當平世者不靜寄東軒春醪獨撫夏朋悠遙搔

首延佇。

何注上虞劉履曰。此蓋元熙禪革之後而靖節之親友或有仕於宋者。故特思而賦之。以寓規諷之意。○吳瞻泰曰。元劉坦之履選詩補注中箋陶至數十首。雖非專本亦可觀。按劉書

今未見凡何注

所引皆是也。

停雲

靄靄

時雨

濛濛

八表

同昏

平陸

成江

湯注

二

向蓋寓

遷谷

變之意

有酒有酒

閒飲東窗

願言懷人

舟車

靡從

劉履曰此承上章反復言之。舟車靡從卽路阻之意也。

東園之樹枝條載

湯本作載。各本作再榮。樹指歷事新朝之

人競用新好以招余情

各本如此。焦本作競朋親。好以怡余情云。宋本一作招非人亦有言。湯注謂相招以事新朝。

得促席說彼平生

吳注左思蜀都賦合樽促席

翩翩飛鳥息我庭柯

湯注嵇叔夜琴賦。翩翩閒止。非淵靜者不能與

止好聲相和豈無他人念子實多願言不獲抱

恨如何

何注庭柯之鳥尚懷好音而親友不然此念之而爲之抱恨也。劉履曰他人之苟恨者亦豈無之。而吾與子獨厚故念之耳。淵明於親友始也搔首而懷望中則欲與促席而開陳終乃知其不復來歸而爲之抱恨情之至義之盡也。

時運

并序

時運游暮春也。春服既成。景物斯和。偶景
獨游。欣慨交心。

邁邁時運。穆穆良朝。襲我春服。薄言東郊。山濱餘

靄

字曖微

霄

焦本作餘。靄微消云一作宇。曖微霄非澍按宇曖微霄卽歸園田居詩曖

曖

遠人村

依依墟里

煙景狀

若作餘

靄微消則與山滌餘靄詞重意複矣

有風

自南翼

彼新苗

何注翼猶披也

吳注王棠曰新苗

因風而舞若羽翼之狀

工于肖物

洋洋平津

各本作津。湯本云一作澤

乃漱乃濯

邈邈遐景

載欣

載曠人亦有言

稱心易足

焦本云宋本一作稱

心而言人亦易足

非揮

茲一觴陶然自樂

延目中流。悠想

一作悠悠。按：悠想猶懸想。

清沂童冠齊業閒

詠以歸我愛其靜寤寐交揮但懷殊世遙不可追

湯注：靜之爲言，謂其無外慕也。亦庶乎知浴沂之心者矣。查慎行曰：目狂者以靜千古特識。澍按：周程每令人尋孔顏樂處，先此唯先生知斯意耳。

斯晨斯夕

言息其廬花藥分列林竹翳如清琴橫

牀濁酒半壺黃唐莫逮慨獨在余

李注：世紀曰：黃帝爲有熊帝堯

爲陶唐何注序所謂欣慨交心者如此。淵明于時方在唐虞世遠吾將安歸之際誠不能自遂其暮春之樂也。陳祚明曰：欣在春華慨因代變黃農之想旨寄西山命意獨深非僅閒適。

榮木

并序

榮木念將老也。日月推遷已復九夏。

从何校宣

和本作九。各本湯本云
作有云一作九。總一作懸角聞道。白首無成。

采采榮木。結根于茲。晨耀其華。夕已喪之。人生若。

寄。

何注老萊子曰人生天地之間

寄也。寄者固歸。魚鷺。

李注與樵悴同。

有時靜言。

孔念。

中心悵而。

采采榮木。

于茲托根繁華朝起慨暮不存貞脆由

人禍福。

無門匪道曷依匪善奚敦。

湯注屈子之九

來兮名不可以虛作孰無施而有報兮孰不

實而有穫與此四語皆文辭中之格言也。

嗟予小子。

稟茲固陋徂年旣流業不增舊志彼不

舍安此日富。

湯注或曰志當作忘荀子功在不舍

詩一醉日富蓋自咎其廢學而樂飲

云爾。蔣薰曰：增業在不舍，不舍故日富。此易所云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雖我懷子茲，不無內疚。此所以嗟固陋乎？或引詩一醉日富，靖節自咎其廢學而樂飲觀其自挽曰：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肯自咎耶？澍按：蔣說非也。望道未見歸咎沈酣刻責之心，固當如是。蔣以富有日新釋日富，既割裂無理，且自矜我之懷矣，恒焉內疚。

周密癸辛雜識。劉宰字平國，號漫塘潤之。金壇人，嘗發明靖節意云：論語載子在川上一章，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喻。獨程門以爲論道體，其說蓋本於元亮。元亮謂志彼不舍，安此日富，惜其寄情於酒，而爲學有作輶也。不然，總角聞道，白首無成，所欲成者何事？脂我名車，策我良驥，千

里雖遙孰敢不至。所欲至者何所。

先師遺訓余豈云墜四十無聞斯不足畏。脂我名。

焦本云一車策我名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湯注

好學詞氣壯烈如此可謂有勇矣李注趙泉山曰四十無聞斯不足畏按晉元興三年甲辰劉敬宣以破桓散功遷建威將軍江州刺史鎮尋陽辟靖節參其軍事時靖節年四十也靖節當年抱經濟之器藩輔交辟遭時不競將以振復宗國爲已任同翔十載卒屈于戎幕佐吏用是志不獲骋而良圖弗集明年決策歸休矣○澍按禮記文王世子天子視學祭先師先聖先師之名昉此但古之所謂先師卽瞽宗之祭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于瞽宗是也亦謂之先賢記曰祀先賢于西學是也至唐始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又以孔子爲先聖顏淵爲先師其後遂專稱孔子爲先師而別無先聖之祭實自先

生肇其端矣。本朝雍正中議增從祀孔子諸賢特及先生，惜時無有以先生學術入奏者，其事遂寢。然百世可俟終必配食無疑也。

贈長沙公

并序○各本皆作贈長沙公族祖楊時偉曰序長沙公於余爲族一祖

句祖同出大司馬一句題中族祖二字乃後人誤讀序文祖字爲句因而妄增詩題也

何焯亦皆以族祖二字爲衍今刪之

長沙公於余爲族

湯本云一作余於長沙公爲族一無公字祖

同出大司馬

李注漢高帝時陶舍澍拔大司馬謂桓公晉書公本傳咸

和九年追贈大司馬鄧徵傳大司馬陶侃第十年女是也若開封愍侯攷史記漢書

皆云漢王五年爲右司馬非大司馬且漢初無大司馬官名至武帝元狩四年始置

此注誤也國朝閻若璩反據此注謂先

若璩嘗作詠

生祖愍侯而非出於桓公遂欲改
大爲右其說尤謬詳年譜攷異昭穆旣
遠以湯本云爲路人經過潯陽臨別贈此

同源分流

何注班孟堅

幽通賦術同源而分

人易

流曹大家曰如水同源而分流也

人易

世疎慨然寤歎念茲厥初禮服遂悠

歲月眇徂感

彼行路眷然躊躇

李注楊誠齋曰老泉族譜引正

淵明詩意而淵明字少意多尤

人易

可涵

於穆令族允構斯

焦本云一堂諧氣冬暖

焦本云

非映懷圭璋爰采春華

各本作花湯本云

花一作華今从之載警秋

澍按此蓋長沙公經過潰

建桓公祠堂以展親收

疾故詩美其氣如冬日之溫懷有圭璋之潔而堂

成舉祀不勝秋霜怵惕之恩若此人者豈非宗之

霜我曰欽哉實宗之光

陽本云

澍按此蓋長沙公經過潰

建桓公祠堂以展親收

疾故詩美其氣如冬日之溫懷有圭璋之潔而堂

光乎春華謂芹藻蘋蘩之屬

伊余云邁在長忘同

湯本云忘一作志吳注王粲曰淵明年長于長沙公初邁

面忘其同出於大司馬也笑言未久逝焉西東遙遙三湘作遙

想湘渚何校宣和本同李注寰宇記湘潭湘鄉湘源爲三湘澑按湘水發源會瀟水謂之瀟湘及至

洞庭陵子口會瀆江謂之瀆湘又北與沅水會於

湖中謂之沅湘三湘之目當以此若湘潭湘鄉湘源皆縣名非水也且建置在後古無此稱尙有湘

陰臨湘亦不止三也遙遙三湘一作遙想三湘一作遙想

湘渚滔滔九江山川阻遠行李時通吳注左傳行李之往

來又亦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注行李使人也

何以寫心貽此話言

吳注詩其惟哲人告之話言注話言古之善言也進

簣雖微終焉爲山敬哉離人臨路悽然款襟或遼

音問其先

吳仁傑年譜曰。陶侃封長沙郡公贈大司馬。有子十七人。洪瞻夏琦旗斌稱範岱九人附見。侃傳先生大父亦侃子也。獨見於先生傳中。侃薨世子夏襲爵殺其弟斌。庾亮奏加放黜表未至而夏卒。詔以瞻息宏襲侃爵。宏卒。子綽之嗣綽之卒。子延壽嗣。宋受禪降爲吳昌侯。以世次考之。先生於延壽爲諸父行。今自謂於長沙公爲族祖。意延壽入宋而卒。見先生於潯陽者。豈其子耶。延壽已降封吳昌。仍以長沙稱之。從晉書

也。詩題當云贈長沙公族孫，而云族祖者，字之誤也。一本因詩題之誤，輒以意改序文云長沙於余爲族祖。按侃子夏襲封長沙公，於先生爲大父行，其卒在庾亮前時，先生未生也。

李公煥注引西蜀張縝辨證曰：年譜以此詩爲元嘉乙丑作。按晉書載長沙公侃卒，長子夏以罪廢，次子瞻之子宏襲爵。宏卒，子綽之嗣。綽之卒，子延壽嗣。宋受晉禪，延壽降爲吳昌侯。若謂詩作於元嘉，則延壽已改封吳昌，非長沙矣。先生詩云：伊余云遘，在長忘同。蓋先生世次爲長。

視延壽乃諸父行序云余於長沙公爲族或云
長沙公爲大宗之傳先生不欲以長自居故詩
稱於穆令族序稱於余爲族或云我曰欽哉實
宗之光皆敬宗之義也如年譜以族祖族孫爲
稱乃是延壽之子延壽已爲吳昌侯其子又安
得稱長沙公哉要是此詩作於延壽未改封之
前

澍按吳以序中族祖連讀疑所贈乃延壽之子
其稱長沙公者從晉爵也張以族字斷句謂所
贈卽延壽其稱長沙公在未改封之前二說皆

可通矣。謂稱長沙公爲從晉爵，例以永初以來不紀宋號，則吳說爲長，卽謂序中余于長沙公爲族祖所贈乃延壽子，族祖二字不必破句可也。惟題之族祖不及改爲族孫，竟作因序誤衍爲是。至長沙降封，宋高祖受禪詔降五公。長沙公降爲醴陵侯，見沈約宋書、高祖紀。晉書誤作吳昌、吳張，皆沿其誤。

又按以稱長沙公爲從晉爵，卽謂贈延壽在降封之後亦可。惟族字須斷句耳。先生於延壽爲從父行禮大夫斷總，故云禮服遂悠。又云昭穆

既遠已爲路人。蓋定律五服之外以凡論也。而長沙公猶敦族誼。經過潯陽。葺治祖堂。展親收族。故先生作詩美之。旣敘纏綿。遂加勗勉。親愛之至。詞意藹然而葛立方之徒誤會感狹行路之語。橫生議論。亦可謂固哉高叟矣。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

陶淵明贈長沙公詩序云云其詩又云云蓋傷之也。杜子美訪從孫濟而不免于防猜。故其詩云所來爲宗族亦不爲盤食。勿受外嫌猜同姓古所敦觀長沙公及濟尊祖之義埽地矣。晉

書桓公傳。桓濟之子亮起兵於羅縣。自稱平南將軍。湘州刺史。長沙相陶延壽以亮稱亂起兵遣收之。此相當作公宋書地理志湘州刺史續郡十長沙內史下有臨湘侯相醴陵侯

相濶陽侯相吳昌侯相羅縣侯相攸縣子相建
寧子相無長沙相延壽襲封長沙郡公此必公
字之訛也宋書何承天傳長沙公陶延壽稱長沙公實證宋書

以爲其輔國參軍此延壽稱長沙公實證宋書

高祖紀義熙五年慕容超率鐵騎來戰命咨議

參軍陶延壽擊之是延壽在晉頗立勳業無忝

厥祖先生固非虛爲嘉許也

酬丁柴桑

并序○李注柴桑潯陽故里

有客有客爰來爰

湯本云一作官止

秉直司聽于惠百里

殲勝如歸聆善

湯本焦木作矜善又一本作聆音若始陳祚明曰

若始聆善若始

言如始聞者然黃文煥曰名勝之地誰不欣尋然寄趣于是耳真能托宿當歸者誰乎有入山如歸永矢不移斯真可與餐勝善之始聞孰不欣慕轉念意怠能如初之躊躇者誰乎有終身常若初聞

反復無厭斯
真可謂聆善

善斯

匪惟也哉

各本作譜
此亦焦本
不以重韻
游是也

也屢有良游焦本云宋本作游一作由非澍以寫我憂放歡一遇

答龐參軍

并序

龐爲衛軍參軍。從江陵使上都過潯陽。見

贈

衡門之下。有琴有書。載彈載詠。爰得我娛。豈無他好。樂是幽居。朝爲灌園。夕偃蓬廬。

人之所寶尚或未

湯本云。何注。陸機演連珠。世一作非珍。之所遺未爲非寶。主

之所珍。不有同好。各本作愛。焦本作好。云胡以親我求良友。實觀懷人。懽心孔洽。棟宇惟鄰。李注。時新居南里鄰新居鄰也。

伊余懷人。欣德孜孜。我有旨酒。與汝樂之。乃陳好言。乃著新詩。一日不見。如何不思。

嘉遊未歎。誓將離分。送爾于路。銜觴無欣。依依舊楚。邈邈湯本作藐。一作邈。西雲之子之遠。良話曷聞。

昔我云別。倉庚載鳴。今也遇之。霰雪飄零。大藩有命。作使上京。豈忘晏安。王事靡寧。

慘慘寒日。肅肅其風。翩彼方舟。容與沖沖。

从何校宣和本

名本容。勗哉。征人在始。思終。敬茲良辰。以保爾躬。

裔江中。何孟春注。吳正傳詩話曰。本傳江州刺史王宏欲識潛。不能致。潛遊廬山。宏令其舊人龐通之齋酒具半道栗里邀之。此龐參軍四言及後五言。皆敍鄰曲契好。明是此人。又有怨詩示龐主簿者。豈卽龐參軍耶。半道栗里亦可證移家之事。

澍按。參軍主簿。皆公府所辟屬掾。不相兼官。先生詩有龐主簿。有龐參軍。主簿下注云龐遵。與宋書裴松之傳。元嘉三年。分遣大使巡行天下。

司徒主簿龐遵使南兗州合參軍則佚其名。當別是一龐也。先生答參軍詩。并非素識。因結鄰始通殷勤。冬春僅再交。爲時尚淺。故曰相知何必舊。傾蓋定前言。其答曰。亦因參軍將使江陵。先有贈別之作。不可無酬。故曰。輒依周孔往復之義。且爲別後相思之資。若于主簿則爲怨詩。楚調示之。厯敘生平艱苦。至以鍾期相望。非同心莫逆。肯交淺言深若是乎。蓋先生之於舊好。新知。各如其分。未嘗一槩紊施也。近時金谿王謨撰豫章十代文獻略。以龐通之卽龐遵爲主。

簿者而龐參軍又是一人其說良然參軍爲衛軍使江陵又從江陵使上都其時衛軍將軍王宏宜都王義恭鎮江陵使蓋陰謀廢立之事先生贈詩曰敬茲良辰以保爾躬豈有窺見其隱者歟說具年譜攷異

勸農

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樸含真智巧旣萌資待靡因誰其瞻之實賴哲人何注上林賦悉爲農郊以瞻萌瞻足也

哲人伊何時爲后稷瞻之伊何實曰播殖舜旣躬

耕禹亦稼穡遠若周典八政始食

熙熙令德

湯本作德各本作音

猗猗原陸卉木繁榮

和風清

穆紛紛士女趨時競逐

桑婦宵興

焦本作興各本作征非

農

夫野宿

氣節易邁

和澤難久冀缺攜儺

李注左傳僖三年白季使過冀

見冀缺尋其妻饑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沮溺結耦相彼賢達猶勤夔歛矧茲衆庶曳裾拱手

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宴安自逸歲暮奚冀

儋石不

儲

李注儋石言一儋一石應劭曰齊人名饗爲儋石受一斛漢書音義曰儋一斗之儲飢寒

交至顧爾儔列能不懷愧

孔耽道德樊須是鄙董樂琴書田園不履

何校宣和本作注

弗履圓井若能超然投迹高軌敢不斂衽敬讚德美

吳注

汪洪度曰言若能如孔子董相方可不務稼穡耳不能如孔如董卽不得藉口而舍業以嬉也

命子

汲古閣本綠君亭本此詩編在歸鳥詩後

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焉各本作爲虞賓歷世重

光御龍勤夏豕韋翼商

李注陶氏之先曰伊祁氏升唐侯爲天子後遜于虞

作遊陶邱故號陶唐氏而謚曰堯取散宜氏之女曰女皇生丹朱復有庶子九人及舜初郊于唐以丹朱爲尸因封于唐時董父好龍舜命豢龍于陶邱而堯之庶子奉堯之祀于陶邱者或世業豢龍逮夏帝孔甲時天降雌雄龍二子庭有劉累者實堯之裔累以擾龍事孔甲賜之姓御龍氏龍一雌死帝旣饗復求御龍氏懼遷魯山祝融之後封于豕韋武丁滅之以封劉累之胄澍按左傳昭公二

十九年。昔有虞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鬷川。鬷夷氏其後也。故以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於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于魯縣范氏。其後也。無所謂陶邱云云。及武丁滅豕韋以封累胄之說。惟說文云。陶邱有堯城。堯嘗所居。故堯號陶唐氏。此注似影射爲之。故悉錄左氏原文以糾正焉。

二三〇章並當標於方
與後半一律

十九年昔有燭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鬷川鬷夷氏其後也故以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於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于魯縣范氏其後也無所謂陶邱云云及武丁滅豕韋以封累胄之說惟說文云陶邱有堯城堯嘗所居故堯號陶唐氏此注似影射爲之故悉錄左氏原文以糾正焉

有漢眷子愍侯。

李注高帝功臣表開封愍侯陶舍以右司馬從漢破代封侯於

赫愍侯運當攀龍撫劍風。

各本作夙从何邁顯茲校宣和本作風邁顯茲

武功書

湯本云一作參

誓山河啟土開封。

李注高帝與功臣盟云使黃河

如帶泰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書誓山河謂此盟也

李注孝景二年陶青爲丞相何焯曰百官公卿表

孝景三年八月丁未御史大夫陶青爲丞相七年六月乙巳免

渾渾長源蔚蔚洪柯羣川載導衆條載羅

李注二句喻枝派之分散時有語默運因隆宏四也二句言陶青之後未有顯者也吳注說文窊汙下也前漢功臣表右司馬開封愍侯陶舍漢王五年以中尉從擊燕代封侯十二年夷侯青嗣孝景中三年節侯偃嗣元光五年侯睢嗣元狩五年坐酎金免元康四年舍元孫之孫長

安公主元始詔復家漢爲中漢此中晉

在我中晉

所業融長沙

李注按別傳陶侃字士行仕中晉在

本業融

軍四十一載位至八州都督封長沙

郡公薨于成帝咸和九

年追贈大司馬謚曰桓

桓桓長沙伊勲伊德天子

時我

澍按時等也漢書宣帝紀大司馬光功德茂

盛復其子孫時其爵邑

張晏曰律非始封十

減二時者等也

言不復減也

專征南國功遂辭歸臨寵不忒

一作

惠孰謂斯心而近可得

湯注言長沙公期之高遠也

馬永卿懶眞子曰古人重譜系故雖世胄縣遠

可以考究淵明命子詩云云是已羣川衆條以

喻支派之分散也語默隆宗言自陶青後未有

顯者也淵明乃長沙公之曾孫侃傳不載世家

獨于此見之

澍按青後如司空敦少府範溧陽侯謙交州牧基宛陵侯璜中庶子

抗康伯樂回不得謂之無顯者此指長沙所出之高曾而言自父丹仕吳揚武將軍以上無聞故曰運有隆窊也

先君子鄉賢公萸江詩話曰桓公力恢晉室而以功高震主蒙謗晚年深以盈滿爲懼懇請歸國東坡言陶公忠義橫秋霜而貫白日朱子稱之其始終一節如此以視桓溫父子劉季奴諸人真猶麒麟之於破獍也先生詩以臨寵不忒特表桓公之心而致慨於近不可得其旨深哉肅矣我祖慎終如始直方二臺惠和千里

李注陶茂麟譜

以岱爲祖按此詩云惠和千里當從晉史以茂爲祖陶茂爲武昌太守澍按陶茂麟譜今未見據李

慶孫序原係殘闕不全以岱爲祖
出鄧名世姓氏書詳年譜攷異

於皇

湯本作穆
云一作星

仁考淡焉虛止寄跡風雲冥

冥一本作寘今从之

云一作玄

悵喜

李注又姿城太守生五子史失載趙泉山曰
靖節之父史逸其名惟載于陶茂麟家譜而

其行事亦無從考見惟命子詩曰於皇仁考淡焉
虛止寄跡風雲冥茲悵喜其父子風規蓋相類按

姿城當作安城

詳年譜考異

嗟余寃陋瞻望弗及顧慙華鬢負影隻立三千之
罪無後爲急我誠念哉呱聞爾泣

卜云嘉日占亦良時名汝曰儼字汝求思溫恭朝
夕念茲在茲尙想孔伋庶其企而求思而言韋元
誠詩誰謂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難厲其庶而鍾
惺曰人知陶公高逸讀榮木命子等篇乃是小心

翼翼溫慎憂

勤之人也。

夙夜生子。遽而求火。

李注莊子天地篇厲之人半夜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惟恐

其似已也。凡百有心奚特於我。既見其生實欲其可。人亦有言。斯情無假。

日居月諸漸免於孩福不虛至禍亦易來夙興夜寐願爾斯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何注陸放翁曰。鄭康成誠子書云。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此用其語。

李公煥注引張縝曰。先生高蹈獨善宅志超曠視世事無一可芥其中者。獨於諸子拳拳訓誨。有命子詩。有責子詩。有告儼等疏。先生旣厚積

於躬薄取於世其後宜有興者而六代之際迄無所用此亦先生所謂天道幽且遠鬼神茫昧然者也

原注靖節之裔不見於傳獨袁郊甘澤謠云陶峴彭澤之後開元中家丁崑山

又曰杜子美嘲先生云有子賢與愚何其挂懷抱此固以文爲戲耳驥子好男兒若以是嘲子美譽兒亦豈不可哉

何孟春曰梁書安成王秀爲江州刺史前刺史取淵明曾孫爲里司歎曰陶潛之德豈可不及後世卽日辟爲西曹掾六代之際靖節子孫僅見此爾杜子美贈狄梁公曾孫詩有云大賢之

後竟陵遲蕩蕩古今同一體其感深矣。

毛晉曰。李空同督學江右訪得先生墓并田六十有二塚遷諸竊據者數冢而封識之令其裔在星子名瓊者領業在九江名亨者爲郡學生奉先生祠則瓊與亨亦先生厯世重光之一綫也。

歸鳥

翼翼歸鳥晨去于林遠之八素近憩雲岑。李注憩起例切
息和風弗洽翻翮求心。湯注託言歸而求志下文豈思天路意同顧儻

翼翼歸鳥。載翔載飛。雖不懷游。見怡情依遇。雲韻
頌相鳴。而歸遐路。誠悠性愛。無遺。

翼翼歸鳥。

各本作馴。湯本云一作相

何校宣和本作相。今从之。林徘徊。豈

思天路。欣及舊棲。雖無昔侶。衆聲每謳。

何焯曰鄰曲妻孥雖不如中朝舊侶爲多。才然真趣則相入也。

夕氣清悠然其懷。

翼翼歸鳥。

湯本云一作塞。條游不曠林宿則

湯本云一作云。一作

作森標。何焯曰不曠林而森標。則物色不至。已起

末二句。何孟春曰。說文森叢木。標樹末也。

晨風清興。好音時交。

李注。繳之若切。矰繳矢射也。生絲繳也。

奚施。

功非。湯本作已。按末二句言業已倦飛知還。

李注。卷與倦同。湯本作一。

云一作已。卷作已。湯本作一。

遙濶。按末二句言業已倦飛知還。

不勞虞人之視。超舉傲睨之辭也。

靖節先生集卷之二

安化陶澍集注

詩五言

形影神

并序

貴賤賢愚莫不營營以惜生斯甚惑焉故
極陳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釋之好事
君子共取其心焉

毛晉云一本
末二句

形贈影

天地長不沒山川無改時草木得常理霜露榮
焦本
憔悴一作之謂人最靈智獨復不如

各一本作如何
校宣和本作

知茲

黃文煥曰：今年既悴之草木，明年復可發榮人不能也。

適見在世中，奄

去靡歸期。

奚覺無一人，親識豈相思。但餘平生物

舉目情悽沛。

李注：沛，涕流貌。我無騰化術，必爾不復疑。

劉

言必如適見，以下云云。

願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辭。

何焯曰：此篇言百年

忽過行與草木同腐，此形必不可恃當及時行樂，下篇反其意不如立善也。

庾江詩話曰：序有微意，又曰事不可爲，心復難任，故借酒以排之，醉則庶可忘也。凡集中云酒者多如此。阮籍全真，終不事晉，與先生之酒均爲合道。

影答形

存生不可言。衛生每苦拙。誠願遊崑華。邈然茲道

絕。與子相遇來。未嘗異悲悅。憩蔭

湯本云
一作陰。若暫乖

止日終不別。此同旣難常。黯爾俱時滅。身沒名亦

盡。念之五情熱。

何注文子曰昔者中黃子曰色有五章人有五情

立善有

遺愛。胡爲不自竭。酒云能消憂。方此詎不劣。

東江詩話曰。誠願二句。亦是無如何之辭。非真欲仙也。細味此首。是正意先生所存。豈六朝人所能望及。以是知先生非真好酒也。

神釋

大鈞無私力。

何注賈誼鵬賦大鈞播注注言陰陽變化如鈞之造器也萬理

湯本云

云一作物。自森著人爲三才中。豈不以我故與君雖異。從之安得不相語。湯本云一作與三皇大聖人。今復在何處。

彭祖愛

各本作壽。湯本云一作愛。焦本作愛。

永

各本作永。焦本作壽。非。

年欲留

不得住。

李注。彭祖姓錢名鏗。顓頊元孫。進雉羹于

堯。堯封于彭城。歷夏經殷至周年八百歲。

彭城歷夏經殷至周年八百歲。

立善常

老少同一死。

賢愚無復數日醉或能忘。

將非促齡

何注。將乃晉人發語之詞。謝靈運詩將

具。非畏影者。阮瞻對王戎將無同。皆此類。

立善常

所欣誰當爲汝譽。

湯注。日醉釋前篇立善釋後篇甚念傷吾生。正

宜委運去。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

篇立善釋後篇甚念傷吾生。正

宜委運去。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

篇立善釋後篇甚念傷吾生。正

無復獨多慮。

李注鶴林曰人爲三才中豈不以我故我神自謂也人與天地並立而爲三以此心之神也若塊然血肉豈足以並天地哉末縱浪大化中四句是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泰然委順養神之道也淵明可謂知道之士矣

葉夢得曰淵明作形影相贈與神釋之詩自謂世情感於惜生故極陳形影之苦而釋以神之自然形贈影曰願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辭影答形曰立善有遺愛胡爲不自竭形累於養而欲飲影役於名而求善皆惜生之辭也故神釋之

曰。日醉或能忘。將非促齡具。所以辨養之累。曰立善常所欣。誰當爲汝譽。所以解名之役。雖得之矣。然所致意者僅在促齡與無譽。不知飲酒而得壽爲善。而皆見知。則神亦將汲汲而從之乎。似未能盡了也。是以極其釋曰。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此乃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泰然委順。乃得神之自然耳。此釋氏所謂斷常見也。此公天姿超邁。真能達生而遺世。不但詩人之辭。使其聞道而達一間。則其言豈止如斯而已乎。坡翁問陶詩云。子

知神非形何復異人天。豈惟三才中所在靡不然。又云委順憂傷生憂死生亦遷。縱浪大化中正爲化所纏應盡便須盡。寧復俟此言或曰東坡此詩與淵明反此非知言也。蓋亦相引以造意言者未始相非也。

九日閒居

并序

余閒居愛重九之名秋菊盈園而持醪靡

由

湯本云一作
時醪靡至

空服九華寄懷于言

朱翌

亮九日閒居序秋菊盈園持醪靡由空服
飲萬家春且服九華詩人謂九華九日之
華卽菊也按真誥太元玉女有八瓊九華

之丹又云授九華丹方于江上煉丹又李

入百居栖元山合九華丹成以此攻之非

指易代

菊乃丹也。澍按九華雖亦丹名陶

蘇所服恐非丹也仍解作菊爲是。

世短意常

湯本作恒多短李注古詩云人生不滿百常

懷千歲憂而淵明以五字盡之曰世短意常

多東坡意長日月促則倒轉陶句耳斯人樂

久生日月依辰至舉俗愛其名

湯注魏文帝書云九爲陽數而日月

並應俗嘉其名以爲宜于長久澍按詩意蓋言俗

以重九取義長九而愛其名其實日月自依辰至

言其有常期露淒暄風息氣澈一作天象明往燕

微

無遺影來雁有餘聲酒能祛百慮

菊解焦本云宋

制穀齡如何蓬廬士空視時遲傾

湯注空視時運傾亦

非爲制穀齡如何蓬廬士空視時遲傾

吳注空視時運傾亦

指易代

塵爵恥虛罍寒華徒自榮

傾與寒花徒自

榮皆因無酒而發正所謂持醪靡由也原注謂指易代之事失其指趣
緬焉起深情棲遲固多娛淹留豈無成
湯注淹留無成騷人

語也今反之謂不得于彼則得於此後棲遲詎爲拙亦同

歸園田居

李注有六首二字今從湯焦毛黃吳諸本作五首其江淹擬作一首

別附四卷之末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邱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

年何注劉履曰三當作踰或在十字下按靖節年譜太元十八年起爲州祭酒時年二十九正合飲酒詩投耒去學仕是時向立年之句以此推之至彭澤退歸才十三年此云三十年誤矣澍按吳仁傑以此詩爲義熙二年彭澤歸後所作自初仕爲州祭酒至去彭澤而歸纔歲星一周不應云三十年當作一去十三年劉說所本也又按三舊當作已不作踰三豕渡河已之悞三舊矣羈鳥

戀舊林池魚思故淵

何注古詩胡馬嘶北風越鳥巢南枝張景陽雜詩流波戀

舊浦行雲思故山陸士衡詩孤獸思故藪羈鳥悲

舊林皆言不忘本也文子曰鳥飛之鄉依其所生

也王正長詩人情依舊鄉客鳥思故林皆此意

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

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簷

焦本云宋本作簷一

作園非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

高樹鶯狗吠深宮中陶公全

深巷中雞鳴桑樹顚

吳正傳詩話古雞鳴行雞鳴

用其語第二篇種豆南山下

高樹顚狗吠深宮中陶公全

草盛豆苗稀本揚惲書意

戶庭無塵雜虛室有

餘閒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

吳注沃儀仲曰返自然句如負重乍

釋四體皆暢查慎行曰反自然道盡歸

田之樂可知塵網牽率事事俱違本性

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鞅白日掩荆扉虛室絕塵

想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

焦本云虛室一作酒曲中一作里人草

毛一作衣吳同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桑麻日已長我

土日已廣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

何注劉履曰是時朝廷將

有傾危之禍故有是喻靖節雖處田野而不忘憂國于此亦可見矣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李注漢書楊惲傳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

豆落而爲其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

晨興

湯本云一作侵晨理荒穢帶本

云一作戴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

湯注東坡日以夕露沾衣之故而違其所願者多矣

久去山澤遊浪莽

何注莽或作漭大貌林野娛試攜子

姪輩披榛步荒墟徘徊邱隴間依依昔人居井竈

有遺處桑竹殘朽株

焦本云一作樹木殘根株

借問採薪者此

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沒無復餘一世異朝市

此語真不虛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

焦本云一作虛無

悵恨獨策還崎嶇歷榛曲山澗清且淺可

各本作遇

作可云一从之以濯吾足漉我新熟酒

澍按說文瀉也一日水

遇非今下貌瀉也一日水下滴瀉也封禪文滋液滲瀉瀉酒蓋滴瀉之意

隻雞招近局

各本作局毛晉云時本作屬

日入室中闔荆薪代明燭歡來苦夕

短已復至天旭

遊斜川

并序

辛丑

湯本云一作酉

正月五日天氣澄和風物閒

美與二三鄰曲同遊斜川臨長流望曾城
駢辨駢在後鮋鯉躍鱗於將夕水鷗乘和以翻飛

彼南阜者名實舊矣不復乃爲嗟歎若夫

曾城傍無依接獨秀中臯遙想靈山有愛

嘉名

湯注天問崑崙縣圃其尻安在增城

城九重

注云中有五城十

二樓故云靈山

嘉名也湯本云宋本作共吳騫曰湯注中有

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各疏年紀

鄉里以紀其時曰

開歲倏五日

湯本云日一作十李注按辛丑歲靖
節年三十七詩曰開歲倏五十乃義

熙十年甲寅以詩語證之序爲誤今作開歲倏五日則與序中正月五日語意相貫吾生行

歸休念之動中懷及辰爲茲遊氣和天惟澄班坐依遠流弱湍馳文鯈閒谷矯鳴鷗迴灘散游目繙然睇曾邱雖微九重秀顧瞻無匹儔提壺接賓侶引滿更獻酬何注漢書引滿舉白未知從今去當復如此不中觴各本作觴中觴酒半觴也自宋本作腸非縱遙情忘彼千載憂且極今朝樂明日非所求張自烈曰淵明談理之詩如苟得非所欽過足非所欽此兩句直是造道大關鍵至云且極今朝樂明日非所求又耕織稱其用過此奚所須皆達觀生死榮辱之外非後儒所能窺測嘗細觀淵明一生怡會著孔顏當日樂處

駱庭芝斜川辨曰淵明閒世之士也斜川游一

時之勝也。讀其序，誦其詩，孰不悵然而遐想。後世失其所在，世人念斜川，若崑崙桃源比也。庭芝生長廬阜，詢之故老，訪之薦紳先生，未有能辨之者。歲在戊午，卜居星渚，周覽物色，詳味詩句，適與意會。夫淵明柴桑人也，所居在栗里，今歸家靈湯二寺之間，有淵明醉石，其旁有郵亭曰栗里鋪，則淵明故居必在於是。顧斜川之境，豈遠哉？世人或以楚城是柴桑故縣，遂指爲淵明所居，非也。質之歸去來，或命中車，或棹孤舟，今楚城無泛舟之溪也。又云舟搖搖以輕颺，風

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則知所居去江濱爲不遠矣。斜川序云。彼南阜者名實舊矣。不復乃爲嗟歎。若夫曾城傍無依接。獨秀中阜。意其稱南阜者卽廬阜也。山有南北。故稱南阜。飲酒詩所謂悠然見南山是也。稱曾城者落星寺也。斜川詩云。迴澤散遊目。緬然睇曾邱。當正月五日。春水未生。落星寺宛在大澤中。是所謂迴澤也。層城之名殆是晉所稱者栗里之南。有小溪。名吳陂港。貫穿落星湖入大江。其水

冬夏不絕固可以泛舟矣。夷考淵明疇昔問前路棹孤舟，與夫臨長流望曾城。正在此耳。匡廬千萬仞，煙雲出沒。巖壑嶺絕於其上。彭蠡數百里，湖光湏洞。晨夕變態於其前。清奇壯麗之觀，俯仰無盡。有如斯人忘形骸外，聲利籃輿扁舟，往來于其間。吁可樂哉。庭芝旣嘗辨之於好事者，咸曰：「唯唯不可以不書。」乃作斜川辨以遺山間之父老云。

黃江詩話曰：此篇年月在赴假之前。曰忘彼于載憂。又曰：明日非所求。皆有慨乎言之。蓋七月

之赴假亦見桓元之將亂不徒以不堪吏職也
又此時元顯專權於內桓元覬覦於外晉之危
亡已兆先生年才三十七雖及時行樂何遽汲
汲若此良以名臣之後不得假手以救亂情實
有不能已者以爲作達真不知先生者矣

示周續之祖企謝景夷三郎

湯本作示周彖祖謝汲古閣本綠

君亭本作當繁湯注

三郎時三人皆講禮校書吳注宋

書周續之字道祖雁門廣武人入廬山與劉

遺民陶淵明謂之潯陽三隱江州刺史每相

招請續之不苟峻節頗从之游高祖北討世

子居守迎續之館于安樂寺講禮月餘高祖

踐阼召之開館東郭外招集生徒乘輿

降幸諸生問禮記辨析精奧稱爲該通

負痾積簷下。終日無一欣。藥石有時閒。念我意中人。
相去不尋常。道路邈何因。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
湯注薦爾表道喪向千載。何注莊子世喪道
羣士響臻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
今朝復斯聞。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
胡仔

苔溪漁隱叢話陶潛傳云江州刺史檀韶苦請廬山周續之與學士祖企謝景夷三人在城北講禮加以讐校所住公廨近于馬隊故云爾

老夫有所愛。思與爾爲鄰。願言誨諸子。從我潁水濱。
李注趙泉山曰靖節不事觀舍是無他適續之自社主遠公順寂之後雖隱居廬山而州將每相招引頗從之遊世號通隱是以詩中引箕潁之事微譏之何焯曰魯兩生不肯起從漢高況見此季代篡奪乎故勸之從我爲箕潁之遊也

乞食

飢何校宣

和本作飢。各本作饑。澍按說文飢饑來

義別。穀不熟爲饑。飢餓也。當以作飢爲是。

驅我去。

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門拙言辭。主

人解。

各本作解。湯本及諸余意遺贈豈虛來。談諧終

日夕。

觴至輒傾杯。情欣新知歡。

湯本作勸。云一作歡。

言詠本

興言。

云一作。遂賦詩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韓才。

汲古閣綠君亭

本作賢。

銜戢知何謝冥報以相貽。

黃文煥曰愧非韓才時代將易

英雄無聊推陰能輔漢滅項乃報漂母不然亦何

由報哉。板蕩陸沈之歎寄託于此生不能伸志于

世上乃死欲伸志于地下尚可得乎果何物可貽

哉。東坡以爲眞欲報謝主人哀其口煩誤也。何焯

曰銜戢思謝。胷中亦將以有爲也冥報相貽

則不事二姓以遺逸終焉之志亦已久矣。

東坡曰：淵明得一食至欲以冥謝主人，哀哉哀哉！此大類丐者口賴也。非獨余哀之，舉世莫不哀之也。飢寒常在身前，功名常在身後。二者不相待，此士之所以窮也。

楊野王曰：坡公因公冥報一語，咨嗟太息。若重哀其貧，幾滅却一隻眼矣。瓶無儲粟，煙火裁通而延之送二萬錢，悉付酒家。公之乞丐，公自欲之耳。遠公方外之家，強公入社。公不肯，遠公尙不能會其意。何況餘人？公蓋洞見富不如貧，貴不如賤，并生死亦以爲戲。縱浪大化中，與之虛

而委蛇如是而已。其恥屈身後代，自公本懷然去就之際，皆非公所屑也。

王懋竑曰：淵明當晉宋之際，抗志不仕。其云性剛才拙，與世多忤，特不欲自明其意。然觀淵明不肯一束帶見鄉里小兒，則其高風遠致亦必非世俗所能羈繆矣。詩云：無言不讐，無德不報。淵明蓋自度其身之必窮餓死而卒無以報也。其固窮之節，守死不移，已見於此詩矣。坡翁哀之，似未盡其意。

萸江詩話曰：此詩寄慨遙深，著眼在愧非韓才。

一語借漂母以起興故題曰乞食不必真有叩門事也志不能遂而欲以死報精衛填海之意見矣

黃江詩話又曰此詩與述酒讀書諸篇皆故國舊君之思不但乞食非真卽安貧守道亦非詩中本義至東坡之哀冥報謂飢寒常在身前功名常在身後亦借以自發牢騷耳豈真以乞丐類公哉癡人前不可說夢良然

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

今日天氣佳清吹李注吹尺爲切噓也與鳴彈感彼柏下人

安得不爲懽。清歌散新聲。綠酒開芳顏。未知明日事。余襟良以殫。

澍按晉書周訪傳。陶侃微時丁艱將葬。家中忽失牛。遇一老父謂曰。前岡見一牛眠山汙中。其地若葬。位極人臣矣。又指一山云。此亦其次。當世出二千石。言訖不見。侃尋牛得之。因葬其處。以所指別山與訪。訪父死葬焉。果爲刺史。自訪以下三世爲益州。四十一年。如其所言云。周陶世姻。此所遊或卽訪家墓也。

怨詩楚調示龐主簿

○諸本遵字。或無遵字。

鄧治中

吳注唐書

樂志漢世三調有楚調房中樂也高帝樂楚調曲有聲故房中樂皆楚聲王僧虔技錄楚調曲有

行怨歌

天道幽且遠鬼神茫昧然結髮念善事僂俛六九

年湯本云一作五十年吳注六九爲五十四歲正

義熙十四年戊午去戊申十年也是年劉裕弑帝于東堂澍按陸機文賦在有無而僂俛李善注毛詩曰何有何無僂俛求之僂俛猶勉強也弱

冠逢世阻始室喪其偏喪偶繼娶翟氏炎火屢焚

如螟蜮恣中田李注蔡氏曰蜮蟲水中含沙射人非食苗葉蟲意此螟蜮當是螟蜮

風雨縱橫至收斂不盈廛何焯曰毛傳一夫之居曰廛夏日長

抱飢寒夜無被眼造夕思雞鳴及晨願烏遷李注謂日

鳥月兔飛走之速也何注以飢寒故願日夜之速也在已何怨天離憂悽目

前吁嗟身後名子我若浮煙慷慨獨悲歌鍾期信

爲賢

李注薛易簡正音集云琴之操弄約五百餘名多緣古人幽憤不得志而作也今引子期

知音事而命篇曰怨詩楚調庸非度調爲辭欲被絃歌乎趙泉山曰集中惟此詩歷敘平素多難如此而一言一字率

直致而務紀實也

答龐參軍

并序

三復來覲欲罷不能自爾鄰曲冬春再交

歎然良對忽成舊遊俗談

各本作諺湯本云一作談何校

宣和本作談今从之云數面成親舊

湯本云或無舊字

況情

過此者乎人事好乖便當語離

楊公湯本云

一作翁李注楊公楊朱也所歎豈惟常悲吾抱疾多年

楊公楊朱也

不復爲文。本旣不豐。李注謂復老

病繼之。輒依周禮。

各本作孔。湯本云一作

禮。何校宣和本作禮。今

之。往復之義。且爲別後相思之資。

相知何必舊。

湯本云一作早。

傾蓋定前言。有客賞我趣。每

每顧林園。談諧無俗調。所說聖人篇。或有數斗。

湯本

斟斗。同作斟。非酒。閒飲自歡然。我實幽居士。無復

云。一作斟。澍。按東西緣物。新人惟舊。弱毫多所盲。情通。

何校宣和本作懷。

萬里外形跡。滯江山。君其愛體素。

湯注。曹子建詩。君其愛玉體。

來會在何年。

五月旦作和戴主簿

虛舟縱逸棹

吳注莊子方舟濟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褊心之人不怒回復遂

無窮發歲始

湯本云一作若汲古閣本綠君亭本作止。倪仰其疾也哉

倪仰之星紀奄將中

明兩萃時物湯本作南窗罕悴物此从焦本

時雨晨色奏景風

李注史記律書景風者居南方言陽道竟故曰景風吳注

淮南子清明風至四十五日景風至注離卦之風也

既來孰不去人理固不

終居常待其盡曲肱豈傷冲

吳注玉篇沖虛也莊子道沖而用之淵乎

若萬物之宗

遷化或夷險肆志無窪降卽事如已湯本以

云一高何必升華嵩

何注此用呼子先上華陰山及王子喬上嵩高山事

連雨獨飲

湯本云一作連雨人絕獨飲

作聞是言今不聞乃
松喬知其世有松喬
者無復耳以釋名
二百素

運生會歸盡終古謂之然世間有松喬於今定何

聞从何校宣和本作闕言松喬亦同歸于盡也湯

焦何毛諸本作聞亦通言松喬如尚在世間亦

不得間也張自烈

吳瞻泰本作闕非

故老贈余酒乃言飲得仙試酌

百情遠重觴忽忘天

天豈去此哉汲古閣本作天際去此幾任

真無所先雲鶴有奇翼八表須臾還

自我抱茲獨

僊俛四十年形骸久已化心在復何言

李注趙泉山曰按晉

書靖節未嘗有喜愠之色唯遇酒則飲時或無酒亦雅詠不輟飲酒詩云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爲貴

獨飲詩云試酌百情遠重觴忽忘天天豈去此哉任真無所先此酒中實際理地也豈狂藥昏瞖之

語

移居

李注有二首字

昔欲居南村。李注。卽栗里也。何注。眉山楊愬曰。柴
京後遇火。徙此。非爲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何
數音朔言相見之頻也。

廣取足蔽牀席。鄰曲時時來。李注。指顏延年殷

言談在昔。湯注。按商魯語。昔自古在昔。奇文共。何校宣和

賞。見王褒傳。疑義相與析。羅大經曰。自昔士之閒

志之士相與往還。故有以自樂靖節移居詩。昔欲居南村云云。則南村之鄰。豈庸庸之士哉。蔣薰曰。讀疑義相折知淵明非不求解。但不求甚解。以穿鑿耳。

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農務各自歸。閒暇輒相思。相思則披衣。言笑無

厭時此理將不勝無爲忽去茲

李注勝音升任也

勝無爲舍而去之韓子亦云樂之終身不

外慕何焯日將不勝正言勝絕惟此也澍接將乃

晉人發語則勝

湯本云

一作幾

衣食當須紀

何校宣和本作吾不欺焦本同何注劉履日靖節素願易足惟衣食當經紀者亦必力耕以自給焉與世俗懷居之士擇取便安務求完美者異矣

萸江詩話曰先生每及治生不作放浪一流此其紹長沙之勤慎異晉士之元虛歟

和劉柴桑

李注遺民嘗作柴桑令按蓮社高賢傳劉程之字仲思彭城人漢楚

元王之後少孤事母以孝聞謝安劉裕嘉其賢相推薦之皆力辭裕以其不屈乃旌其門曰遺民又宋書周續之傳遺民遁迹廬山

山澤久見招。胡事乃躊躇。直爲親舊故。未忍言索。

居良辰。入奇懷。挈杖還西廬。

李注時遺民約靖節

雅不欲預其社列但時復往還于廬阜間何注西廬指上京之舊居

荒塗無歸人。

時見廢墟茅茨已就治。新疇復應畚。

李注爾雅田

節自庚戌徙居南村已再稔矣今秋穫後復應畚也

谷風轉淒薄。

李注爾雅三歲曰畚

謂之春醪解飢劬弱女雖非男慰情良勝無

趙泉注

山曰谷風四句雖出于一時之諧謔亦可謂巧子

處窮矣以弱女偷酒之醻薄飢則濡枯腸寒則若

抉繯曲盡貧女嗜酒之常態吳注王棠曰柴桑有

女無男潛心白業酒亦不欲想必以無男爲憾故

公以達者之言解之

澠按趙以弱女爲比王則賦也說並通兩存之

栖栖世中事歲

月共相疎

何焯曰共相疎我

耕織稱其用過此矣

所須去。去百年外。身名同。驟如。何注。百年後。身與物乎。然則敝廬何必廣。衣食當須紀。耕織稱其用可也。

袁桷曰。靖節居柴桑。劉遺民作柴桑令。白香山宿西林寺詩云。木落天晴山翠開。愛山騎馬入山來。心知不及柴桑令。一宿西林便卻回。注柴桑令劉遺民也。

酬劉柴桑

窮居寡人用時忘。四運周櫨焦本作空。云一作櫛。非。庭多葉。慨然知己秋。知己一作已知。新葵鬱北牖。嘉穟養焦本云一作卷。養非。南疇。今我不爲樂。知有來歲不。命室攜童

弱良日發遠遊

吳注此詩是靖節樂天之學。寡人用則與天爲徒矣。天之四運周舉相忘于天也。落葉知秋始知時序正善寫忘字。秋葵嘉穀皆秋景一結見及時行樂也。

黃江詩話曰：中有不能忘世，故遇時而慨；否則

但見其樂矣。此皆無可奈何之辭。言外自有寄

託。

和郭主簿

李本有
二首字。

藹藹堂前林中夏貯清陰

黃文煥曰：有林在前則清陰常貯堂中矣。凱

風因時來回飈開我襟息交逝閒臥坐起弄書琴

名本作息交遊閒業。臥起弄書琴。舊此從湯本。焦注蘇武傳。臥起操持。園蔬有餘滋。舊穀猶儲今營已。良有極過足非所欽。春秫作美酒。

酒熟吾自斟。弱子戲我側。學語未成音。此事真復
樂。聊用忘華簪。遙遙望白雲。懷古一何深。河注劉履曰此詩直寫已懷。但據見存不爲過求。而目前所接。莫非真樂。世之榮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未言遙望白雲。深懷古人之高迹。其意遠矣。何焯曰。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所謂望雲懷古。蓋西方之思也。

遙詞自晦耳。
懷安止足皆

和澤周三春。清涼素秋節。何校宣和本作華華涼秋節。露凝無游氛。天高肅各本作風。何校宣和本汲古閣本綠君亭本作肅。今從之。景澈陵岑聳逸峯。遙瞻皆奇絕。芳菊開林耀。青松冠巖列。
懷此貞秀姿。卓爲霜下傑。銜觴念幽人。千載撫爾訣。檢素不獲展。厭厭竟良月。澍按銜觴四句。蓋謂千載幽人無不抱此。

松菊之操撫之而志節益堅以今準古亦猶是也自檢平素有懷莫展厭厭寡緒其誰知之乎

於王撫軍坐送客

永和二年辛酉秋作也宋

書王宏字元休爲撫軍將軍江州刺史庾登之爲西陽今黃州太守將赴郡王宏送至溢口

今潯陽之溢浦三人于此賦詩敘別是必元休要靖節預席餞行故文選載瞻卽席集

別詩首章紀座間四人澍按文選有謝宣遠王撫軍庾西陽集別時爲豫章太守庾被徵還東一首李善注沈約宋書曰王宏爲豫章

之西陽新蔡諸軍事撫軍將軍江州刺史庾登之爲西陽太守入爲太子庶子集序曰謝

還豫章庾被徵還都王撫軍送至溢口南樓

作無首章紀坐間四人事不知李注所本所引年譜亦不知何人所撰

秋日淒且厲百卉具已腓爰以履霜節登高餞將歸寒氣冒山澤游雲倏無依洲渚四緬湯本作恩縣云一作

四
飄風水互乖違。瞻夕欣欲非。
良謫離筵聿云悲。

晨鳥暮來還懸車。

一作崖。湯本作車。注云淮南子日至悲泉是謂懸車。

斂餘

躋逝

湯本作遊。云一作逝。

止判殊路。旋駕悵遲遲。目送回舟

遠。

湯本云一作往。

情隨萬化移。

與殷晉安別

并序。景仁名鐵。○湯本無景仁名鐵四字。劉按南史劉湛傳。劉

敬文之父。詣殷景仁求郡。敬文謝湛曰。老父

恃耄遂就殷鐵于祿。此景仁名鐵之證也。詳年譜。

殷先作晉安南府長史掾。因居潯陽。後作太尉參軍。

湯注太尉劉裕

移家東下。作此以贈。

遊好非少長。

何校宣和本作少長。各本作久長。李注。懶真子云。遊好非久長。一本作非。

少長其意云吾與子非少時長時遊從也但今一相遇故定交耳

一遇盡殷勤信

宿酬清話益復知爲親去歲家南里薄作少時鄰

負杖肆游從淹留忘宵晨語默自殊勢亦知當乖

分未謂事已及興言在茲春飄飄西來風悠悠東

去雲山川千里外言笑難爲因良才

湯本云一作才華

不

隱世江湖多賤貧脫有經過便念來存故人

馬永卿口

一本無第十韻故東坡和韻送張中詩亦止于貧字云不救歸裝貧

陳祚明曰殷先作晉臣與公同時後作宋臣與公殊調篇中語極低徊朋好仍敦而興趣難一也

何焯曰方熊云殷已爲太尉參軍而仍稱之曰
晉安蓋先作長史據者晉所命也

吳菘曰良才不隱世并不以殷之出爲非江湖
多賤貧亦不以已之處爲是各行其志真所謂
肆志無汙隆也

贈羊長史松齡并序○諸本有松齡二字湯
本無何校宣和本於序作此與之
下注云羊名松齡

左軍羊長史銜使秦川李注
關中作此與之注

劉履曰義熙十三年太尉劉裕伐秦被長
安秦主姚泓詣建康受誅時左將軍朱齡
石遣長史羊松齡往關中稱賀錢大昕曰
陶淵明贈羊長史詩序云左軍羊長史銜

使秦川詩當作于義熙十四年滅姚泓後
羊爲左軍長史必朱齡石之長史矣惟史
稱朱以右將軍領雍州而此云左軍小異
攷宋書朱傳義熙十二年已遷左將軍左
右將軍品秩雖同而左居右上朱鎮雍州
必仍本號不應轉改爲右則此云左軍者
信爲可

愚生三季後慨然念黃虞得知千載上

各本作外
湯本云一

作正賴古人書

黃山谷曰正賴古人書正爾不能
上賴古人書止爾得正宜委運去皆當時語或者改

不能得甚失語法賢聖留餘跡事事在中都

李注注

洛陽西晉之故都
長安乃秦漢所都豈忘游心目關河不可踰九域
甫已李注謂宋公裕逝將理舟輿聞君當先邇
負瘤不獲俱李注時松齡銜左將軍朱齡石之命
詣裕行府賀平關洛原詩意靖節欲

從松齡訪關洛。路若經商山爲我少躊躇。多謝綺。

與角精爽今何如。跡不可得而見

湯注

天下分裂而中州賢聖之

一則

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宜當首訪而獨多謝子。

湯注

莫莫高山深

矣

商山之人何哉蓋南北雖合而世代將易但當與

湯注

綺角遊耳遠矣深哉

矣

紫芝誰復採深谷久應蕪。湯注紫芝歌

莫莫高山深

矣

谷遠迤奕奕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安歸

湯注

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兮不如貧賤之

矣

肆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兮不如貧賤之

湯注

其患不可

言

志駟馬無貲患。湯注貲也卽四皓歌駟馬高蓋其憂甚

矣

大意貧賤有交娛清謠結心曲。何注清謠指

四皓所作歌

人乖本各

作乖焦本何

本作乘非運見疎撫懷累代下言盡意不舒。

胡仔曰淵明高風峻節固已無愧於四皓然猶仰慕之足見其好賢尚友之心。

何焯曰。始皇雖一九域。四皓逃之。此篇所以庶
武羅於羿奡之域。想王蠋於亡齊之境。聊以寄
其難言之隱也。

聞人倓曰。劉裕平關中。越二年。卽受禪。陶公此
詩。念黃虞。謝綺角。蓋致慨于晉宋之間也。言雖
易盡。意奚能舒乎。

歲暮和張常侍

何注時義熙十四年冬澍按

張常侍當卽本傳所稱鄉親
張野。運社高賢傳。野字萊民。南陽人居柴桑。
與淵明有婚姻契。徵拜散騎常侍。不就。但野
以義熙十四年卒。題不應云和。詳味詩意亦
似哀輓之辭。或和當作悲。又野族子張詮亦
徵常侍。或詮有輓野

之作而公和之耶。

市朝懷舊

人何注古北門行市

朝易人千載墓平驃驥感悲泉

見前驃驥言白駒之過隙

明日非今日歲暮

余何言素顏斂光

潤白髮一已繁

潤哉秦穆談旅力豈未愆

澍按春誓言

番黃髮旅力既愆我尙有之此反其語

故以秦穆之談爲潤言老無能爲也

向夕長風

起寒雲沒西山

冽冽各本作厲厲

焦本作何校宣和本同氣逐歲

紛紛飛鳥還民生鮮長在矧伊愁苦纏

屢闕清酤

至李注酣宿酒也

一無以樂當年窮通靡攸

湯本云一作欣慮顚

領由化遷撫已有深懷履運增慨然

何注劉履曰按晉史義熙

十四年十二月宋公劉裕幽安帝于東堂而立恭

帝靖節和歲暮詩蓋以適當其時而寄此意焉首言市朝之變歲月之逝中言風雲氣候之厲人物糾紛之苦末又自言窮通顚頽莫可如何之勢而

撫已履運有不勝其憤激者

和胡西曹示顧賊曹

蕤賓五月中

李注史記律書五月律中蕤賓陰氣幼少故曰蕤萎陽不用事故曰賓

清朝起南各本作南

吳从張自烈本作威非颺不駛亦不遲飄飄

吹我衣重雲蔽白日

閒雨紛微微流目視西園燧

燔榮紫葵於今甚可愛

當奈行復衰

各本作奈何當復衰湯本

云一作當奈行復衰今從之

感物願及時每憾靡

所揮悠悠待秋稼寥落將賒遲

溫汝能注晉書郗超傳雖如賒遲語

亦濟冠逸想不可淹猖狂獨長悲

悲從弟仲德

銜哀過舊宅。悲淚應心零。借問爲誰懷。人在九
冥。禮服名羣從。恩愛若同生。吳本作平生。非門前執手時。

何意爾先傾。

湯本作數。云一作毀。

竟未免爲山。不及成

慈母沈哀疚。

二允纔數齡。雙位。

湯本作泣。云一作位。委空館。

朝夕無哭聲。流塵集虛坐。

宿草旅。

湯本云一作依。前庭階。

除曠遊迹。園林獨餘情。

翳然乘化去。終天不復形。

遲遲將回步。惻惻悲襟。

焦本云作衿。涕一盈。